

之謀以爲此奇貨也奈何不以此數萬人援招  
回之例邀封廕而進爵秩忽於九月初八日牌  
行該道成梁亦用手本專主招撫之說而以前  
兩年成議竟不提出一字其後按臣不查來歷  
惟揖與成梁之是聽而更無一阻手處矣三十  
一年三月十四日通判郭裕會同韓宗功調到  
夷人張海干骨利等諭以查照韓斌舊邊分爲  
界限各夷俛服無詞業于十六日破土窺界而  
揖忽傳郭通判等且候張通判來同勘忽又牌

行郭通判等暫回遼陽至四月初三日却又牌  
稱張通判不來郭通判等仍速查勘何旬日間  
反覆之遠也掩卷思之不得其故及查據備禦  
郎名忠稟稱通事董國雲自夷寨回述奴酋要  
將漢人趕進若不肯進我就着達子趕他要打  
就與他打要射就與他射要斫就與他斫等語  
甚惡而奴酋公文亦隨以此語至蓋董國雲一  
到而郭通判之委旋出矣然後乃知揖與成梁  
之意以爲奴酋本與我民安靜無故趕回不借

奴酋索地爲名恐人議論而人衆數萬不借此  
先聲以劫之人豈肯入故密使董國雲通同奴  
酋作此圈套以塗耳目向者各官之撤正待此  
耳自是張海等益鴛鴦掠我生畜殺我屯民不  
肯照依老邊定自明墻起順裏路而舊邊鴉鷂  
關墩九座因以與之其後郭通判力辭不管是  
以復有廢將皮承德之委自是割張其哈喇佃  
子自是割橫江一帶自是燒毀人房屋剽掠人  
財物生畜自是驅逼人民渡江潛避而溺死者

千餘人饑凍死者萬餘人餘皆流離殍死不知  
處所至於張其哈喇佃子成梁所手拓地也堡  
軍金八開等告乞改建輯亦旣明批爲

中國疆土原分舊界矣無何牌行該道復稱查係  
夷地原非

中國疆土明白改正其後該道議界仍要依張其  
哈喇佃子一帶之舊同知王邦才亦議該還

中國而輯與成梁疏中則盡削去第云張其哈喇  
佃子先經前巡撫張學顏題明訖無容再議夫

張學顏原題明其建堡與初議違非明其爲夷地也已則明以奉夷而又混賴前人以圖據罪其欺罔大率類此、驅回人口之大略也人既回地既棄奴酋既安坐而得數百里之疆土矣其心以爲界碑不立則撫順以南新得之地尚未定撫順以北南關之地尚無名顧遽以定界爲言則恐不與而先假忠順碑以嘗我遽以開原爲言則恐不與而先請撫順四關碑以嘗我遽以四關爲言則又恐不與而先請遼陽廣寧

二處以嘗我及我纔許二處而夷隨以撫順四關口要矣我纔許四關口而夷又以開原要矣已而四關口之碑立而遼陽廣寧二處不題矣撫順南北之界定而紀功勞以表忠順之說不題矣今其碑文曰你

中國我外國兩家一家是兩大也曰撫順以南至江沿九百餘里邊疆無有好案我二人重立案是得新地而與我定東南界也曰撫順往北到開原邊疆無有舊案我二人重立案是併南關

而與我定西北界也曰三十年起年，與我大賞是恐裁革犒賞蟒段而與我立紫也曰你大國人聽見不殺他生命有青天追究你們生命是謂

中國違誓而受天誅也悖逆滿紙見者髮豎而一時撫按猶亟亟稱其忠順不審忠順語何在職貢三年不修不審忠順碑何名先是開原之碑石副使堅執不立又兼爭改批語不決者年餘會閣臣李廷機以車價通夷事發謀同蕭大亨

蹇達趙揖等急求入貢以完通夷之局而揖等亦因此以息人言乃奴酋知我之急在此顧益緩以挾我既許復車價以求之而奴酋曰必爲我速立牌我始貢則許速立牌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依我英文我始貢則許刻夷文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副將盟誓我始貢則許副將往誓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開原立碑我始貢守道曰先起貢後立碑撫臣曰一面立碑一面起貢奴酋曰先立碑後起貢畢竟碑立而後起貢

也自此碑一立我民即不敢于碑外拾取一草  
守臺軍士無不向臣控訴涕泣不休者此界碑  
之大略也萬曆二十三年夷人

奏討賞銀五百兩蟒段紗各五疋向未議給二十  
九年委官潘仲禮等議以漢人不必收回量於  
種地人戶派湊額賞充前犒賞為存吾地耳其  
後地既歸夷前項賞賜該道張中鴻議行裁革  
而輯復疏將寬奠清河撫順沿邊一帶未曾起  
科田土攤派充賞見今查議無處攤派然自三

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奴酋已三不貢矣而所  
許賞銀則已俱借庫銀逐年支給不敢遲缺此  
撫賞之大略也以上四略臣絕不作一風聞影  
響語皆繙閱卷案而總括之可按而覆者科臣  
之以棄地啗虜論揖等也初竊意奴酋當何如  
強橫孰此土地者而二臣獨畏禍不得已耳  
及臣挨年月日查閱卷案始知分土分糧之說  
已寢加賞存地之議已成民已照舊住種酋已  
久皆傾服蓋自二十九年五月起三十一年三

國辱

月止奴酋並無片語隻字向我瀆擾惟自四月  
初董國雲自夷寨回而奴酋忽大變局面矣是  
奴酋向未敢於爭地也我則陰導之爭向未敢  
於驅民也我則陰導之驅向未敢於出兇悖語  
也我則陰導之兇悖以恐嚇我民而漸至於辱  
國辱

陛下是謂獻地不止棄地是謂通虜不止啗虜而楫  
與成梁之罪可勝數耶身為撫鎮不能開疆拓  
土而反挈數百里膏腴土地拱手奉夷劑

陛下之邊疆其罪一不徙民實塞下而反劫歸塞下  
六萬餘人以至於殍死殺

陛下之生靈其罪二以車價買貢不得復以疆界買  
貢長夷酋之鴛鴦損

陛下之威靈其罪三

中國與屬夷挿血盟誓從古未有況鐫夷碑悖語  
詬詞傳醜萬世使

陛下受城下之辱其罪四邊地棄郎以內地為寨刊  
山鑿道開門揖寇以賊遺

陛下東顧之憂其罪五遣人教夷索我土地逐我人  
民辜

陛下之恩而外向夷狄其罪六向也地屬我而不賞  
今則地入虜而賞之向也虜修貢而不賞今則  
虜阻貢而賞之向也以時誣而不賞今則時愈  
誣而賞之盜

陛下之府庫以賂夷狄其罪七不勝一念貪功之私  
遂致喪地辱

國而猶內外通同務爲欺罔以冒

陛下之秩廕其罪八夫人臣有一于此者法無赦臣  
謂揖與成梁當斬也韓宗功圖起廢官阿承意  
旨驅迫焚剽無所不至譬殺人者主使在揖與  
成梁而宗功則其下手加功者臣謂宗功當以  
從論也前道張中鴻議照張其哈喇佃子一帶  
之舊而揖等不從議裁賞銀蟒段而揖等又不  
從遭此撫鎮可謂不幸但招撫牌出之初何以  
不沮驅民棄地之日何以不爭科糧何以不開  
除新民何以不安挿臣謂張中鴻當併議也舊

例論功行賞者必部覆行勘、實再覆而後舉  
行原任兵部尚書蕭大亨以封疆爲市入楫等  
賄賂不勘而叙壞亂

國典又謀同楫等許增車價以買夷貢何奉閣臣  
時閣臣李廷機不由

君命遣使通夷已犯無將之誅矣復圖脫罪授意兵  
樞督撫復夷原價以速其來遂致奴酋因此挾  
我界碑挾我盟誓車價如舊復陪疆土驛困未  
蘇遺羞

主上追惟禍本誰執其咎督臣蹇達扶同楫等冒功  
倖賞又阿廷機意手書移楫立增原價一股通  
同共肆欺罔臣謂蕭大亨李廷機當併論蹇達  
雖故而官廕當追奪也至於各將吳希漢等譬  
則走狗噬東則東噬西則西舍之不爲弛刑處  
之不足正法內惟同知王邦才奉委於地界久  
棄之後猶執張其哈喇佃子當復之議其持論  
頗正今無辜被逮久繫縲紲臣謂王邦才當釋  
而吳希漢等俱經叅革當無再議也顧臣又有



說喪地辱

國通夷貢固撫鎮諸臣之罪而是時臺省諸臣亦不能無議焉方二十八年撫鎮有分土分糧之說前按臣楊宏科力駁之其事已寢假令何爾健能執前說不許驅逐則撫鎮誰敢異議又令康丕揚能守職掌不爲具題則該部誰敢叙功又令蕭淳能伐虜謀不行批允則地方誰敢立碑又令該科能盡封駁之職據邊功無不勘而叙之例按臣無違

制叙功之例照例參駁行部再勘是時事體猶可收拾何遽至於決裂而諸臣乃若此矣夫夷方卑詞以求淳固不忍逆詐而因貢挾碑用碑買賣又淳去任以後事臣可無言惟據爾健辦云原所占種果否夷土新疆三百有無割棄此臣差滿後覆委批駁查勘

題叙各有人非臣所及一似無與其事者及查爾健以三十年三月入境七月內該道始以滿仲禮等之議呈詳爾健已批允矣九月內揖等始

有招撫之議三十一年委勘批詳俱經爾健手  
清河孤山一帶之棄以八月長永一帶之棄以  
九十等月俱爾健任內事至三十二年二月始  
出境而乃云差滿後事字至云建州有千家庄  
者爲貧民所告種而不知千家庄在鎮江東南  
不在建州爾健亦欲以此予夷耶臣不能爲爾  
健解也據丕揚辯云臣見事有關於地方則不  
容于不同又見勘經有多官則不得不據以爲  
信夫撫按於地方事同之誠是乃叙功疏亦可

同乎勘經多官信之誠是乃不奉勘劄亦可據  
以叙功字丕揚初有一駁謂哈酋田地稟被漢  
人占種郎當及時講說何至今宣諭始言亦明  
知奴酋無爭地意而出於揖等之宣諭矣明知  
之而又扶同

題叙爲欺

君爲違

制臣不能爲丕揚解也若該科之失駁今不過曰撫  
按叙疏一時俱至可無再勘耳不知巡按照叙

功之例惟其撫按一時俱至明、扶同此其所  
以當勘也遼自三十一年來怨聲與鬻巫閻並  
高僅隔一關豈真不聞而竟無一言及時糾正  
向非宋一韓檢舉於五年之後議論沸騰之餘  
陛下亦安得此欺

君負

國狀而聞之邊臣欺罔賴有閣部閣部欺罔賴有  
臺省臺省欺罔將復何賴說者謂其百鍊柔於  
三獻風力靡於交情臣不敢知而第以職掌論

諸臣是皆不忠於

陛下之職分者也人臣之道先公議而後私情臣言  
及此臣道盡雅道亡矣顧念臣一腔報

主熱血不向

陛下灑盡而灑向何地哉宋時西夏請故地詔割四  
寨已得地復請畫葭蘆城外二十里為界守臣  
滕元發曰兵家進退以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  
失百里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自是宋  
衰不振棄河北棄河東棄汴而宋遂與棄地為

終始此等事體外關封疆之強弱內關  
國家之盛衰伏乞

皇上下奮乾剛以

國家封疆爲重亟正諸臣之罪無務姑息以長奸

欺又乞

嚴勅部院會議務從公擬斷毋徇私而背公毋壞法  
以庇罪誅遣竄斥一當其辜而毋徒以追奪論  
罰了事則

皇上敬

祖宗保成業之大孝而臣子尊

朝廷守法度之大忠也臣愚不勝願望除新地科

糧加攤邊屯者臣已盡數免豁外其加賞蟒段

銀兩據緝辦疏謂會屢具稟討臣查卷止一稟

狀大略謂馬三非所討賞銀蟒段至今未見上

司說我有二心不信我言語我殺白馬白羊血

水雙手舉天將猛骨字羅送歸夷民七千生畜

一萬

勅書三百六十三道我萬分學好若不與賞虧守邊

之人等語揖等只應以此詰問奴酋送歸前件  
便與爾賞否則無賞夷即不肯送歸亦可塞口  
何竟不敢執言只尋地方加派往年議派新地  
新地入虜復派沿邊未曾起科田土臣親歷其  
地詢之何曾有尺地寸土不起科者臣亦徑行  
免派今猛骨孛羅安在夷民生畜安在

勅書三百六十三道安在  
所有前項銀段應聽該部

議革

題覆施行其阻貢及未奉

旨以前年分擅自給過銀兩違法贖虜例應還官但  
已入虜口勢難吐還應於趙楫李成梁名下追  
補還庫所立石碑應行毀碎以存

中國之體至於奴酋占據地土議令退還一節臣  
與兩道屢行曉諭夷終不從先是奴酋疑臣勘  
地以為取地也各於邊隘埋伏兵馬時鎮臣檄  
令營路挑選精兵隨行臣不許車騎同兩道以  
往而夷心稍安及至鴉鶻關酋遣子壻獻貂裘  
皮馬牲酒等物臣卻之止受鹿麇與酒共兩道

飲野外謬爲歡夷心愈安而伏兵始撤臣意藉  
此慰藉奴酋可使聽臣宣諭顧奴酋陽爲順而  
實狡悍難與言臣雖有蘇張之辯而不合六國  
之兵挾強秦之勢亦難成從衡之功今日之事  
非臣口舌所能辦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  
不退還者此則該部與督撫鎮臣之事而非臣  
所敢預聞者也緣係撫鎮棄地啗虜事關封疆  
謹循職糾舉并  
請查勘以正欺

君員

國之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  
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奉

聖旨

請免商稅疏

題爲民情洶、易變商稅萬、難徵懇祈

聖明急賜罷蠲以收窮寒人心事始臣廷弼與撫臣  
奉

命出關之日所至衛所驛堡等處各無慮數十人聲  
帶呻吟形如鬼魅輒向臣泣訴曰窮民皆高淮  
殘害之子遺也欲逃而不逃將死而未死者以  
我

萬歲爺爺撤高淮入內止張燁出巡救民於水火之

中以有今日近聞催稅如故窮民無可奈何惟  
有逃與死耳臣不忍聞第諭以

皇上恩德及

祖宗法度撫慰之而去及抵遼陽臣又密訪民情有  
云撫按新來想必爲我們請罷商稅等語又有  
云若不罷稅達子就是我投主催稅的就是我  
對頭等語臣聞之不任寒心而稅監張煒催稅  
手本又三至矣臣思稅監有接管之任自當急  
於星火而臣等有地方之責豈敢視爲秦越隨

行五道查催去後續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右叅  
政謝存仁呈稱職於本年正月以公事往廣寧  
甫出遼城及於漫地但見軍民蜩集不下數千  
人前者張友才等持狀數十紙各寫稅累之苦  
向職號詐語不得備舉大要言遼陽僻邊不通  
商賈亦無出產東近奴兒哈赤西近慙部等酋  
晝夜防守恐賊恐凍委實苦楚十年以來人家  
都被稅事刮盡難以度活柴米屠沽鹽菜馬隻  
些屑物件無不有稅尚且不敷湊派軍餉補缺



屯種受累不過所以拚命逐殺宋希曾輩冀見  
天日今高監既撤新監仍要徵稅另單查索有  
何了期剗皮削骨祇有一死愛惜革命祇有一  
逃且泣且訴移時不解職雖諭以

皇慈使其散去不覺淚落心酸嗟彼人苦一至於此  
嗟彼人情一至於此有司尚忍問稅有司尚敢  
問稅民有讐心不堪再動東夷耽、西虜逐、  
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有遼陽乎

神京屏蔽毋亦遼陽是賴其情易動何得不固其邊

易搖何得不防急稅變生悔將無及事勢迫促  
有司寧甘叅處決不肯逼民決裂以貽

國憂去歲秋冬已不服徵自今以往誰能再詰空  
存稅名終無利益孰與捐去以明

主恩請罷遼陽稅事職以為不可不亟、也等因又

據帶管分巡道事山西按察司副使馬拯呈稱  
廣寧南海北虜中僅一線之路原非舟車皆集  
處所兼之孽胡作梗水草頻仍財盡民窮才遺  
靡有邊卒衣食馬匹惟賴京帑歲時給發稅從

何出總計遼稅三萬六千八百兩應進

內帑一萬兩解部一萬兩仍餘一萬六千八百兩以充稅監買辦方物之用夫斂窮邊之怨失萬人之心

朝廷止得一萬之用而該監反得一萬六千八百矣此外復索營將誅求商民翼虎宋希曾姜寶徐文勝等搜刷大戶或把持市口強姦良婦或逼考財物刎項斷指而逃棄鄉井者不可勝計軍民激變之由正坐於此今張監復照高監遺

跡開有貂參名馬方物額稅責徵各道人心未定思亂方殷未免以前閔然張監素有賢名既在同舟豈忍覆蹈惟輟請乞會同張監亟將額稅等項俱

請停免等因又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屯田兼管苑馬寺事副使閻鳴泰呈稱海蓋四衛僻在天涯沿海而南萬山叢匝地多瀉鹵人處亂石之墟田耘大澤之畔硤瘠彈丸一無所產且三岔河濱去虜僅一衣帶而旅順海口又復密邇島夷

蓋防海備邊兩肩其苦而捍南禦北交值其衝  
稱極危矣

聖主軫念孤淪卽倍加優恤猶懼其携乃以葭爾一  
隅稅至一萬二千八百餘兩竢、子遺皮骨幾  
何誰其堪此職以去歲季冬受事渡河四望樹  
木蕭疎垣簷空圯荒涼冷落不堪舉首旋見父  
老無數大呼號泣曰此河那壁卽屬虜巢三尺  
童子匍匐可踰我輩冬夏操戈晝夜防禦焦肌  
裂膚萬若干辛疲敝已極近年被高監剝削家

破人亡剝心摘膽自恨生不如死又念

君門萬里控訴無門死便死耳誰其知之與其死不  
如逃幸而

皇上撤回高監纔有再生之望不想今監又踵前轍  
催徵不已身不能顧稅於何出只今惟有拚死  
一逃他無望矣萬口哽咽聲振林野職目擊心  
傷寸腸百折潛、泣下不止念此誰非

祖宗數百年培植之遺黎又孰非我

皇上捍衛疆場之赤子直令生死兩難豈無固志若

此豈不大可爲寒心哉及查稅所從出則官吏  
軍民無人不包身家房產無物不派下而至於  
屠沽市販傭賃廝役瑣屑不堪亦在稅中職不  
勝鄙然而百計搜括什不得一盡那馬價以補  
之今則馬價一空借無所借矣職又不勝懼嗟  
嗟十年以來惡准椎髓吮骨遼人飲恨已酷所  
以萬死一生猶爲

皇上守此塊土者誠冀停止之

旨旦夕下耳乃今徵收如昨彼冥頑小民何知

聖意必且以停止爲誑語以四竄爲活計又何所待  
而自甘溝瀆爲哉興言及此肝膽欲割倘疑遲  
不蠲恐人情立變徒悔噬臍亦何及矣伏祈爲  
遼請命不避煩瀆再四籲

天倘蒙

德音渙然蠲免則全遼歡聲動地而虜膽聞風自破  
矣等因又據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副使馬拯呈  
稱寧前歲派稅銀一千二百兩兩衛每攤包銀  
五百兩仍遺二百兩無處措辦不得已派取擬

木衝等二十堡邊軍糧餉抵補夫此堡軍既用  
之以戍守邊疆而復奪其月餉以抵額稅按索  
至此有人心乎況自有稅監征權嚴於炮烙爪  
牙慘於虎狼年復一年民窮徹骨百家之市盡  
爲丘墟千金之子流爲乞丐啼饑號寒者載道  
典妻鬻子者無門忿欲冲天恨寧惜死幸

皇上一旦生怜撤回高監子遺之民方且跂望蠲稅  
之令詎意惡璫甫去稅額仍存前焰方息代征  
如故正額已自難支額外仍襲故習恐非

聖明責成新監之意也困苦之衆積怨未雪餘恨尚  
在久無樂生之心動起操戈之狀人、自危橫  
征激之前監之餘孽蔓延於今時未洩之遺恨  
狂逞於一旦邊境騷然誰職其咎蓋以腹裏較  
邊方邊方爲苦以九邊較遼左遼左爲尤苦故  
諸稅當罷而邊稅宜先罷諸邊罷稅宜急而遼  
左罷稅尤急合無請乞憐此一方急爲題

請蠲免軍民幸甚邊疆幸甚等因又據整飭開原等  
處兵備副使石九奏呈稱開原商民自甘心於

稅監委官姜寶之後惶、洵、莫必其命皆欲  
逃散本道勸諭至三不啻唇焦舌敝始得解去  
數月以來徵收如故然委官雖極力催督而商  
民毫不上納忽於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據土住外商任世鴻吳端等狀告甦民困  
苦等事又於本年本月二十六日蒙臣批狀據  
商客楊天爵等告爲憐民憐商下情極慘等情  
行本道查報本道隨拘楊天爵任世鴻等同審  
問其一時情景極其可矜可痛而又可駭可愕

也愚頑褻嫺之語姑不敢以

上聞本道此時蓋又終於口悻心碎夫開原彈丸荒  
塞耳豈真能辦稅不過漁獵之軍需搜括之庫  
藏至於今日已十年所矣髓竭之後豈堪再敲  
庫藏止於馬價豈堪罄借本道之爲商民所懟  
幸未爲高淮等之續也亦惟是以空言撫慰業  
亦不見直取信矣將後之空言亦窮本道與各  
商民今日詰辨之情景豈堪再見本道非敢幸  
民之有二心以實已言而要

皇上之罷稅也死於稅死於逃等死耳而逃猶可以  
無死開原半是達官苗裔而包藏禍心之強虜  
且爲之招有其事而始寒心晚矣本道爲此食  
不下咽若不據實

上聞異時軍民有變本道不足惜其謂重地何彼時  
勿謂本道今日不言也目今已無復庫藏之可  
借矣萬一不能徵之民矣亦再無面孔施之民  
上對民支吾矣如謂本道催科政拙請先罷職  
而以能者代如謂衝邊不可搖動人心不可激

變也稅之撤也宜不俟終日矣夫豈不知

皇上之欲撤遼稅而難於天下之有稅者顧今天下  
何有如遼之時勢重且大危以急也遼又何有  
如開原之孤懸而窮蹙以至此極也等因各具  
呈到臣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  
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  
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天下事有起  
於隸忽毫釐而其終將至於不可禦者則今日

遼左之稅是已遼左無豪商大賈之聚又無粟  
紅貫朽之家市井村屯蕭條冷落僅、幾行伍  
軍耳彼其披堅執銳日有事於操防仰事俯育  
歲無聊於饑餓枵腹之苦亦難言矣卽有一二  
餘丁肩挑背負資糊口之謀賣菜傭工爲贍軍  
之計一貧如洗十室九空乃至以數萬之稅人  
人攤派歲、征求此豈人情之所堪乎明知其  
不堪而制焉削焉權且敲焉以至於皮毛盡骨  
髓竭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猶不

免焉此宋希曾之所以裂尸徐文勝之所以棍  
斃姜寶之所以剝心飲血而狡虜之所以雲集  
邊外蟻車而待逃也今昔豈異遼哉以臣等耳  
目之所睹聞合之五道之所呈報遠近人情出  
言無狀不曰以稅而逃則曰以稅而死、非徒  
死必殺人而後死也逃非他逃必逃虜以爲主  
也此等情景與高淮暴虐之時何異而有司稅  
務者尚敢開口問稅勒限議徵乎夫不徵則溺  
職溺職者官從察處而徵之則激變激變者禍



在目前利害輕重有司等之熟矣夫是以寧溺  
職而去官毋寧激變而不禍也夫豈其得已哉  
臣等故曰民情洵、易變商稅萬、難徵者此  
也臣等與各道臣效順之心豈減於高淮急公  
之念敢讓於張燁惟是循職掌以撫民而復蹈  
貪殘之故轍奉

簡書以求治而反開變亂之危端辱

君恩負民望且併其平生而盡棄之此臣等之大懼  
也況乎邊聲四起正賴此輩以折衝倘衆志一

摧必至決裂而難救臣等又安敢不謹於鋒忽  
毫釐之際而忍見終之不可禦以甘貽

君父之憂也萬無奈何合詞

入告懇祈

皇上軫念窮荒之苦深切危亂之憂斷自三十七年  
為始將遼左三萬六千八百之稅一切罷蠲使  
此一方民專心戰守報

朝廷浩蕩之恩而臣等亦得一意安攘無間左謀  
呼之慮

陵京鞏固

宗社靈長端在此一舉矣臣等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民情洶、易變商稅萬、難徵懇乞  
聖明急賜罷蠲以收窮塞人心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奉

聖旨

全見遼左情勢危急疏下

論遼左危急疏

題為遼左情勢危急乞

勅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臣生而有志四方喜談陳湯傅介子之事每憤薊遼之間虜衆驕橫邊臣諱戰頃者中外諸臣主必剽之議林馬屬鞬期滅此而後朝食竊忻然庶幾焉獨審已料敵遼於此時情實危勢實急臣日夜筭此頗熟實揣、不任愛懼今中外諸臣第知遼虜為強矣而強之狀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

也第知遼備爲弱矣而弱之狀非親歷其地不  
得而悉也遼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  
三百餘里而臨海一面不與焉虜酋首以百計  
控弦數十萬直前屯者爲賴蟒等酋直寧遠者  
爲獐兔拱兔等酋直廣寧者爲小歹青以兒鄧  
黃台吉等酋折而西北則虎墩兔憨爲虜王而  
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  
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抄花等酋此河  
西三面虜也踰三分河而東則額伯革打大成

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兒等直遼瀋西煖兔  
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恍惚太等東北則北  
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酋此河東三  
面虜也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分河界遼爲  
兩段虜又插入其內據其心腹而居之蓋無地  
無虜焉往虜故窮餒又馬於冬春草枯時瘦如  
柴立故我猶得一間近所掠人口築板升居之  
大酋以數千計次千計入次數百計皆令種地  
納糧料人馬得食無日不可圖我而又介在平

壤無重關峻嶺爲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蓋無時無虜焉一餘年前土蠻慙動以數萬騎蹂河西無寧歲而河東則奴酋在我羽翼宰賽父中箭死尚孤弱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緩十數年來奴酋宰賽等日益強而河西則虎墩兇慙尚不能統衆插漢諸部貪漢財物不欲利獨歸主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緩頃自搗巢以後不旬餘而警報日夕至河西又急矣開鐵報宰賽調取人馬復圖挾搶而又

有拱兇調兵之報又有宰酋要會奴兒哈赤同搶北關之報又有虜於近邊雕背山南屯營長亘數里之報而河東又加急矣蓋無地無時而不急虜焉而我則地方居民被虜幾掠盡自關以東至寧遠三百餘里不見村落近廣寧雖稍有村落而三兩落如晨星自廣寧東至三岔河一百八十里黃沙白草一望凄然而河東起東昌歷遼瀋開鐵清河寬奠鎮江近邊一帶長亘千數百里盡成甌脫近山者巢居穴處或數

里而見一二是家是屯塞如此其寡少也沿邊墩臺大半坍塌雖有存者又低矮且泥土半砌一掘卽倒每虜入必誡臺軍曰爾勿舉烽舉則殺爾舉早亦殺爾臺軍無以自恃而畏見殺往往待虜搶畢而後敢舉開原起慶雲堡至柴河堡三百餘里墩臺一百二三十座皆棄不守其甃石虜皆拆去爲板升而存者虜反據之以偵我撫順清河寬奠迤東墩臺亦棄去十餘座餘多石堆木架哨軍不敢住壕塹皆淤平不復挑濬

而所至城堡更傾圮甚且城多無門又城上不能行人行則扶脾睨而足半垂外每遇收斂屯民畏入堡如入地獄必泣曰與我入堡盡爲虜曷若使我四散逃生者往、賄收斂官以脫去爲幸是墩臺壕塹城堡又如此其廢壞也全鎮軍額死亡幾半見在軍雖八萬餘而有馬者僅十五軍羸馬弱者又十五度人馬精壯者不過二萬有奇除三大營已得三分之一其餘又不過一萬有奇而以守二千數百里之邊散於兩

協守七叅將十二遊擊二十五備守之部下能  
分幾何其步軍皆不習之馬間有打鳥銃者據  
地按膝手戰、然半晌不得入鉛藥及其發也  
又東的西向而不一中一切器械皆朽鈍平原  
易地宜用輕車火砲火鎗之屬又置不講卽如  
開原一道止得大將軍二位昨恐宰酋入犯始  
討遼陽大將軍滅虜砲各十餘位暫借鎮江鉛  
子一千斤應用夫宰酋爲害非一日矣而鑄造  
銃砲鉛子豈是難事蓋遼東邊備大都若此臣

嘗問回鄉人口云夷婦每見虜去男婦過多必  
大罵曰你南邊人如何不置一弓箭與我達子  
對射我達子也怕性命一弓箭不直一牛蹄如  
何捨得人畜千百計而獨不捨得置一弓箭此  
雖夷婦妬我婦女之辭亦遼左軍器一證也而  
買備馬匹又以子銀自愚盡將年例馬價留貯  
廣庫買貨止以夷馬俵給各道所轄營路邊堡  
軍士騎操未經收驗而此已過半及各道自買  
又限以定價不得越大氏標下親丁家丁每馬

一匹實價二十兩或十八兩其各營路十二三  
兩邊堡十兩又多貨物虛擡及各役侵冒之數  
價已半去其實馬亦四選之餘以我下駟當虜  
上駟何以禦敵臣嘗思之假如虜犯開藩不審  
當先對陣者屬之開藩兵馬乎虜之標下兵馬  
乎恐五七百里赴援而虜去幾日矣又不審近  
邊趕逐零竊虜者屬之邊堡兵馬乎虜之標下  
兵馬乎恐不但無馬趕虜求一快馬報信亦難  
得矣是兵馬器械又如此其單弱而朽敝也遼

餉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月止四錢或二錢  
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倉舊儲米豆  
向因鹽糧援例人等買票虛出通關情弊以致  
陳者不出新者不入沓爛如糞而近收者又被  
官吏揀和沙土糠粃等物各軍雖得糧票多不  
願關領遇有前項買票者則每票賣銀四五分  
無則付之水火而已而折色又假官帳為將領  
所扣尅有經年不得分毫者終歲整日見逃  
竄是軍士又如此其饑餒而無食也當此無地



無時無不急虜之日而我之屯塞城堡墩臺壕  
塹軍馬器械錢糧之類一無足恃於此而欲收  
絕漠之功談何容易今之議者不過曰標下兵  
馬精壯堪戰耳臣以爲數雖滿萬其實人強馬  
壯者不過五六千而止無多也假令虜以大眾  
犯河西而出旁枝擾開鐵間不能分兵越七百  
里而往援也又令潛師犯遼海而以虛聲恐我  
於西不能以大兵空國而東也又令虜以萬騎  
犯廣寧綴標下大軍不敢出以數千騎堵山海

關口使薊兵不得東數千騎攻高平使河東兵  
不得西而以萬餘騎掠寧遠廣寧間不能分兵  
出鎮城一步也二十二年間虜嘗用此法矣把  
兒以萬騎犯鎮武東綴大兵而卜言台周慙  
率數萬騎直攻右屯城者六日時幸鎮武捷而  
西虜氣奪耳不然右屯且被屠又不然虜釋右  
屯不攻而遍掠村屯寧遠廣寧一帶且無牙遺  
此往事也況薊遼廣寧相提而論原自不同賴  
蟒部落雖近萬其精兵不過三數千騎耳卽糾

合挿漢而薊地重墉疊障故險甚若使去冬謹  
守隘口不致疎玩則河流必無失挿漢久頓冰  
雲中無所獲必且悔而大責二酋之償以去  
則必不復合而二酋之勢孤二酋且如薊何若  
挿漢一枝則強甚于薊遠而于遼切近薊于賴  
蟒二酋進足以戰退足以守剿之而得固足除  
兇剿之不得亦不遺禍而遼于挿漢諸酋戰守  
無據剿之而得則讐殺無已剿之不得則禍未  
忍言徒甘心于無奈薊何之虜而解腕于無奈

虜何之遼臣之于此實所未曉臣伏讀

聖旨今日問罪重在賴蟒二酋其各夷及款虜素不  
助逆及悔罪自新者俱撫賞如故若爲二賊勾誘  
效尤同惡戒諭不悛卽將市賞盡革併議剿誅大  
哉

王言旣許之以自新又先之以戒諭所以撫夷狄而  
安邊人者甚厚使當時誠遣間使宣諭示以  
祖宗二百數十年養之恩誠勿令助則挿漢未必  
不從賴蟒未必不孤何至恣結兵連以有今日

然既前事矣頃聞當事主兩鎮夾關出剿之議  
檄鎮臣西出時鎮臣復從錦州躬擐甲胄遠出  
境外奮不顧身為士卒先臣誠服其勇義獨念  
重兵出塞未應嘗試假令虜今日以數百騎嘗  
我而大軍出境明日以數百騎嘗我而大軍出  
境伺我軍且疲且玩而大虜猝至以乘我此再  
鼓而衰三鼓而竭之時也不可不慮也曩哈流  
免之役聞非鎮臣本意今騎虎之勢誠不得下  
似應養精蓄銳俟虜於境上以主待客以逸待

勞俟其至而一大創之幸而全勝則虜之敗氣  
數年不復而我可得數年之安不然而勝負相  
當則虜亦懲艾來意且緩而我亦可得一二年  
之安以此論首功則一可當十、可當百以此  
論戰功則內在

神京外在封疆豈不安攘並收戰守兩得而境上堂  
堂正、當場堵面之功比之出塞不更足以震  
國威而寒虜膽耶如必欲主出剿之議必犁庭掃  
穴而種滅之永絕禍源然後可不然而今日搗

巢明日報復使軍士暴露不得休男婦奔避不  
得聚田土拋荒不得種亡肉覓疔徒自患苦耳  
又況虎穴既難直探兇窟又復他徙越挿漢而  
遙攻賴蟒則襲兵在後舍賴蟒而先取挿漢則  
強敵在前雖剿之而不得也臣願諸臣大樹戰  
功於境上而不必再圖出塞以地方徼幸可也  
去冬奴酋修築南關舊寨屯軍聚糧意在窺關  
原併北關耳昨且有宰賽會搶北關之報矣猶  
云以夷攻夷也我不暇顧惟拱兇差使宰賽等

營調兵未往此必欲因西虜之隙度大軍不得  
東顧而乘此以秋賞挾我不得則大掠我又甚  
則祖把克兒之故智合夥化諸酋犯搶遼海一  
帶張西虜之勢以牽制我昨鎮臣傳箭選兵待  
調一時道將憂恐無措咸謂不去則懼以違誤  
軍機獲罪去則空城誰守萬一虜乘虛入一方  
生靈將何所賴臣曰不妨挑選以應彼急河東  
河西俱是撫鎮地方有事無事俱是撫鎮責任  
彼中自有調度諒無他虞顧臣雖謾應之而心

實恐恐念寧遠一帶地方空曠猶野無所掠而  
遼海北聚頗多虜自一八年大獲而後常有垂  
涎之意不可不防也今河東之兵似難輕動河  
西之兵又難獨支即薊以偏師來援亦復不濟  
近該薊鎮選得精銳二萬七千餘人以備征戰  
又此時各處修防兵計且雲集塞下宣延四鎮  
兵亦且至其兵力頗厚臣謂此時督臣當提重  
兵移駐山海關適中調度薊急則援薊遼急則  
援遼而薊鎮撫臣則移駐東西協之間昌鎮總

兵移駐昌薊之間宣鎮總兵移駐宣昌之間以  
成犄角之勢而遼左撫鎮則以全力照管兩河  
東西間而無致有顧此失彼之患可也顧臣所  
尤慮者不獨在強虜而又在餓軍何也遼軍自  
東征騷擾以來復遭高淮毒虐離心離德為日  
已久今又驅饑寒之衆置之鋒鏑之下憤怨之  
極勢且離叛嘗密聞外間人言向特怕虜殺我  
耳今聞虜築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養我歲種  
地不過粟一囊草數束別無差役以擾我而又

舊時虜去人口有親戚朋友以看顧我，與其  
死於饑餓作枵腹鬼死於兵刃作斷頭鬼而無  
寧隨虜去猶可得一活命也不祥之語以為常  
談而近益甚洵、皇、莫保旦夕及今不為設  
法處餉速行救濟直待一旦內潰為夷狄驅而  
噬臍無及矣該鎮上年分京民二運糧餉尚欠  
四十四萬有奇撫臣具疏催討該部悠、不行  
處解近復有借發帑金之疏決旬以來未否

皇上省覽惟節見兵部題發薊鎮軍餉先蒙

聖旨允發太僕寺馬價銀五萬兩昨復蒙

允借太僕寺馬價十萬兩戶部湊處十萬兩解給該

鎮是已

洞鑿邊警之甚急而軍餉之委不可緩矣倘蒙

俯念遼鎮危急借發帑金聽該部如數扣還誠為便

益如或未蒙

俞允乞比照薊鎮事例借發太僕寺馬價十萬兩該  
部湊處十萬兩速解遼鎮以救一時燃眉之急  
不然而遼軍自東征稅監相繼騷害若倍于薊

本折銀糧向無實惠窮倍於薊平地守禦寄命  
虜口危倍於薊該部額餉十欠其七多倍於薊  
墻垣不守遺寇門庭重倍於薊鼓譟數見易與  
爲亂驕倍于薊以種、倍薊之情而當憤、報  
讐之虜此莫非軍士而我之糧餉獨少獨遲顧  
若此蓋從古以糧賞不均之故彼此相形而激  
變者亦多矣是不可不爲之深憂耶臣又願

皇上責成部寺諸臣無急薊而緩遼無救薊而棄遼  
一視同仁尅期給發以定人心而無致有內潰

之禍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亟下該部議覆施行而至於臣前所言墩壕城  
堡軍馬器械倉糧等項一壞至此

皇上見之必有惕然心動者夫極焚掠溺此何等時  
而事體久壞於因循人情每推夫時勢略刪舊  
套全欠新圖卽如軍馬一節臣曾疏革羨餘爲  
補軍計矣而軍未見補也會疏劾馬價爲買馬  
計矣而馬未見買也臣初以爲無軍無馬耳及  
問地方官軍皆云軍在各下百戶名下多賣放

及勢豪所霸占若上司肯為印官作主不聽其  
誣視則久者可勾十之四五近者可勾十之七  
八未嘗無軍也又云近因營堡專靠夷馬俵給  
土產者無所售盡與朝鮮貿易每月中江九市  
每市二三十匹歲過朝鮮者約二三千匹未嘗  
無馬也由此以推遼左雖是在、凋殘件、狼  
狽然尋頭覓緒隨事設法豈遂不可下手而在  
事諸臣每遇難阻滯礙之處輒姑置之不欲問  
嗟夫時至今日顧安得見成事體而使我安然

坐享耶補偏救弊革故鼎新及今圖之已覺其  
晚若復不圖數年之後奴酋愈加強盛妄萌故  
業之思虎墩兔愁能統大衆再踵祖父之惡東  
馳西擾有雖欲爲之而不得者矣近見本兵新  
任條陳內單舉實遼左一款蓋真見情勢之危  
急有不得不急爲之所者伏懇

天語叮嚀嚴行申飭在案諸臣速將前項着實料理  
事、見新無徒容頭過身以偷旦夕仍倣漢廷  
詔問趙充國屯田故事



勅問督撫諸臣額伍作何勾填戰馬作何買補軍兵  
作何訓練器械作何製造城堡墩壕作何修治  
戶口作何充實屯塞作何團保棄田作何墾種  
屯田鹽法作何清理牧馬驛遞作何調停何事  
冗濫可以裁革何軍孤危可以增添一切興革  
事宜多方諮諏會議妥確逐款登對伏候

聖奪而又定之以規則程之以期限載之以考成久  
之以事任爲期於必成而無畏難苟安以隳底  
績謀期於久遠而無支吾目前以飭近功則事

有責成人無推卸三五年後廢墜不起治化不  
新元氣不實威武不壯而夷狄不畏服者臣不  
信也臣閱視事竣例有條陳獨計按臣所言者  
而督撫多不欲行前按臣所言者而後按臣亦  
不依行視

聖旨爲虛文等咨劄如故紙徒費筆墨無益事實臣  
惟與督撫公同會議則條陳不爲空言擔子有  
所交閣臣卽差竣而有督撫在督撫卽欲寢而  
有後之按臣在督撫按臣卽欲寢而有考成之

功令在誰敢因循自取罪戾臣嘗謂天下不患  
無難爲之事而患無其人，不患無爲事之人而  
患無其時。今督撫諸臣皆憂

國奉公忠愛廉勇極一時之選而又同時受事無  
前後彼此之嫌臣以不才幸際其會苟有空隙  
一介之知亦不敢不盡文武同心機會難失此  
亦遼左更新之一時也。故臣愚不任惓惓。或云  
警報方殷未暇爲此不知圖上方略原與戰陣  
不妨而自治強實更於敵愾有濟五兵之用全

在精神

聖諭一行人心震動情可使奮弱可思勇尺一之紙  
賢於十萬之師遠矣又豈非今日用武一大助  
哉內順治而外威嚴安邊境而立功名

國家之利也封疆之利也諸臣之利也伏惟

聖明裁察緣係遼左情勢危急乞

勅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萬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奉

聖旨後該兵部據揭題本

聖旨遼左孤懸三百防虜民困軍疲朕甚軫念稅銀  
准留充本鎮餉用以昭朝廷嘉惠窮邊體恤元  
至意軍餉匱乏着照薊鎮例發馬價銀十萬兩戶  
部湊處十萬兩作速解赴該鎮充餉備用馬價銀  
仍着戶部補還其戰守事宜督撫鎮守官務要相  
機進止不得操縱生事亦不得怯戰示弱其餘修

邊制虜要務還着條議詳細來看



寧前道給由疏

題為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據分守遼海東  
寧道兼理邊備右叅政謝存仁呈蒙臣批據整  
飭寧前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馬拯呈稱  
本職見年五十歲山東濟南府武定州人由進  
士萬曆十一年八月內除授河南歸德府寧陵  
縣知縣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丁母憂服闋十七  
年十一月內復除直隸順德府唐山縣知縣二  
十年二月內陞湖廣襄陽府同知本年九月初



四日闈本生母喪題

准給假治喪限滿二十三年四月內復除江西饒州  
府同知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闈本生父喪復  
照例給假二十七年四月內復除山西平陽府  
同知三十年十一月內陞大同府知府本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推  
陞遼東寧前兵備副使四月十五日到任今計  
自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起至三十七年三月  
十四日止連闈共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例應考

滿應將行過事蹟合候明示備造本冊親齎赴  
部聽考緣由蒙批分守道查報蒙此又蒙巡撫  
李都御史批仰分守道查報依蒙查得副使馬  
拯前項歷俸年月相同例應將任內行過事蹟  
攢造文冊赴部給由看得本官氣韻凝山涵海  
才諳瑩玉堅金克詰戎兵好以暇好以整信義  
尚懷於虜寨允綏蒸赤時而剛時而柔稜采且  
襲乎稅璫勞甫奏於保釐望已懸於節鉞稱職  
本官自蒞任以來心無日不在於民慮無時不

周於虜厲兵秣馬每見敵以生風經堞刈萊稔  
憫人而濡露備嘗勞苦綽有功能今歷俸三年  
例應給由但該道所轄地衝邊長事務繁重加  
以歲荒餉詘一應兵馬錢糧修築邊墩城堡打  
造軍火器械監督稽查一時難以暫離況有加  
陞久任之例似應照例加陞二級仍留照舊管  
事等因到臣據此查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  
內奉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為優處邊方官員  
以固疆圉事該本部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遼

東等九鎮兵備官員風霜艱險比之腹裏兵備  
苦樂懸殊腹裏兵備三年考滿既得叙遷又得  
善地邊方兵備三年考滿陞職止同腹裏又多  
仍留在任若不破格優處非惟人情有不均之  
歎實於治體關涉不輕該本部議得前項兵備  
官員若三年考滿保留到部查其任內所管地  
方平時操練修築屯種果有成效有警收歛隄  
備調遣果無疎失者是為卓異許陞二級供職  
平常者止照常格遷叙等因又萬曆四年五月

內奉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為酌議邊臣考滿  
事例以昭激勸事該本部題各邊兵備官員較  
之內地勞逸本殊茲三年考滿特從優叙以後  
三年考滿本部查其人品政績果屬卓異者方  
得照例陞銜仍舊供職平常無過者亦止照常  
叙遷等因各題奉

欽依備劄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該臣會  
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  
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

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炳考得整勅寧前兵備副使馬拯品  
格端誠凝遠才猷整練沉閱夷虜歸心軍民懷  
德稱職委應照例給由但遼左孤懸為甚寧前  
衝險尤極西聯

畿輔東接廣寧外禦強夷內撫疲卒責任殊屬艱  
鉅況今邊方多事不可一日缺人賢才難得豈  
能使之離任相應遵例保留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行令本官照舊供職止將攢造牌冊

送部查考應得

恩典照例

請給施行再照本官歷俸三年勤勞萬狀居常奮武  
揆文卓有成效遇警殫心竭力萬無疎虞至於  
調停稅務尤極苦心撫摩災民真如慈母卽部  
院所稱卓異何以加焉似應照例超陞二級以  
示酬勸伏候

聖明裁奪緣係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揚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酌東西情勢疏

題為狡酋近狀叵測乞酌東西情勢審進止以伐  
虜謀事今三月初五日東虜奴兒哈赤差部夷  
干骨里牧牛二夷齎印信公文二角俱為下情  
事一稱裏邊如要張其哈喇佃子須有

皇帝印信公文與我卽行送進以討陞賞一稱北關  
那林孛羅與西虜似親同心作害搶開原地方  
又順帶西夷赴市買賣這二心賊夷臨近居住  
不得安穩你天兵我夷兵務同趕他遠處去罷

有西虜兵馬我奴阻黨有開原往南到江沿爲止邊界地方我奴一心主正看守等情到臣臣不勝駭愕卽以大義諭之曰海西與爾建州俱是二百數十年忠順夷人原無罪過何故趕逐縱有罪過

中國自興問罪之師何需爾兵且

中國天覆地載似此忠順屬夷倘被別部侵害尚當扶持何忍自加之兵干骨里卽問臣有人侵害北關裏邊還顧他麼臣謂如何不顧譬爾奴

酋被人侵害我

中國念爾忠順豈忍坐視昔朝鮮爲倭所逐我

中國不惜數十萬兵馬往援以復其國者此奴酋之所知也歸語奴酋毋得妄生他念二夷遂唯唯辭去及初六日又據廣寧備禦鄒儲賢呈爲拏獲奸細事內稱盤山驛捉獲夷人一名番谷係奴兒哈赤下部落供稱正月內奉奴酋差遣因新撫鎮初臨奴酋畏懼興兵征剿差本夷粧扮漢人綢帽襖袴鞋鞮使人不疑往裏探聽臨

行又屬付有人識出你只說是降夷吳把太一枝密來投奔夷主恐怕關口拏著送回夷寨加害等語隨拘夷官吳把太卽王盡忠面相質證原不相認細加嚴審方纔供吐是奴酋部落彼酋見有精兵二三萬又西虜失勒措帶領部兵一百家蚤投建州住牧奴酋又會合騷達子約於朝

貢夷人回巢畢日興兵犯搶故叫本夷前來探聽裏邊兵馬消息又稱同行夷伴有名忽失塔者

前後差來在河東打探約說他先去報信不知去否等情到臣、又不勝駭愕除檄行道將一面密加哨探一面整飭武備仍戒令勿自張皇以速其警外及二十日臣閱視至瀋陽復據開原兵備副使石九奏稟稱職數日內偵得建夷情形或二三百一營或一二百一聚俱散布猛酋舊寨叩之云我知督與二都督速兒哈赤近日不睦恐二都督走投北關今我們在此防範職蓋有以料奴酋矣旬日前職聞奴酋因修自

已寨城怪速酋部下不赴工問其故則云二都督將欲另居一城也奴酋怒甚將速酋之中軍並其心腹三四夷之炮烙死仍拘繫速酋如囚今且聲言防其逸投北關也狡哉奴賊百計以圖北關而不得則爲此內應外合夫此賊方蓄異豈肯自殘手足卽自殘豈肯急自宣揚職諭北關業有所以待彼等情到臣、益不勝駭愕噫奴酋豈嘗須臾忘遼耶奴酋不忘遼其肯須臾忘北關奴酋之計豈不以爲吾欲圖遼而不

合西虜之勢則恐已之獨力未必速得志於遼遼未可圖也吾欲合西虜而北關爲之中梗不啻而嗑之西虜未可合也吾欲併北關而遼無事遼無事則能爲北關援而且議吾後北關未可圖也是故數年以來子女財帛所以蠱惑西虜者無所不至所以挑剔西虜使其讐北關而怨我

中國者亦無所不至竊、焉惟恐西虜與我兵端不開而彼不得乘機以爲所欲爲自去春有慶

雲之役而河東之兵端開矣去冬有哈流兒之  
役而河西之兵端開矣兵端一開因而乘西虜  
恨我之郤以合西虜因而乘我有西虜之急以  
併北關而圖我將無所不得志焉而奴酋就中  
取事欲收漁人之利矣夫人方欲收漁人之利  
而我且爲鷓爲蚌與強盛莫當之虜爭一旦之  
命不勝則禍且目前勝則我力已敝而奴酋乘  
其後其庸有濟哉自插漢聚兵報讐初得此報  
人皆爲河西危而臣獨爲河東危何也西虜雖

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財物而止無遠志而東  
虜城郭田廬飲食性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  
也西虜與我界限頗嚴尚不知內地虛實而東  
虜舊規講事止在關上關吏爲之轉達自舊撫  
鎮玩寇以來給銀牌數面與干骨里等任其出  
入且戒驛遞毋阻者輒聽夷稟而加之罪以  
此往來月無虛日每住廣寧輒數月如家庭然  
凡兵馬之虛弱錢糧之匱乏城堡之坍塌地形  
之險易與夫民窮思亂而欲投虜之狀無不周

知而習熟也西虜勢散糾合亦不易羈縻亦不  
難近講賞各夷親對督臣云拱免是學好的又  
不曾進犯遼東如何殺了他守邊的達子一百  
五十名可見前日所搗者止是拱免一家諸夷  
未必盡與我讐猶可設法解散而東虜則擁兵  
數萬人心號令皆出於一非烏合而輕於聚散  
也向雖知此酋有異志然或冀在數年之後乃  
自得地以來疆土日闊愈見跋扈今觀其所爲  
若此恐此舉動亦不在遠臣何得不爲河東危

臣兩月前曾與鄉紳劉御史論遼事以爲河西  
既急奴酋乘此必來欺我、不得不奉承宰酋  
乘此必以秋賞挾我、不得不聽從且奴酋向  
來不敢併北關者猶慮我援而北關猶力與奴  
酋抗者亦恃我能爲彼援耳今若乘此取北關  
則北關無援必爲所併北關併而東西二虜合  
則遼必危其與本兵書亦曾微寓此意有奴酋  
乘此欺我東西俱急之說而日者遼左情勢危  
急一疏又嘗倦、焉蓋已慮及於此矣爲今之

計西虜之釁斷不可深北關之援斷不可孤東虜之計斷不可墮而深西虜之釁孤北關之援正所以墮東虜之計斷不可誤近聞督臣宣諭東西大虜東西大虜亦各赴薊門講款似有機括夫薊旣得遼以息肩遼豈可代薊而受禍亦應亟遣間使宣諭虜王子以

中國二百數十年養之恩約束部落令其解散雖有拱兇一家亦無能爲而仍用好語以慰藉之使洗其羞而平其恨則拱兇亦未必不聽如

此則西虜一散而東虜之謀可伐也去年誘殺宰酋之謀奴酋遣人密報宰酋得脫而又因此以間北關謂實知其謀不以告也宰酋遂因此感奴酋恨北關近奪北關馬百數十匹又欲會合奴酋同搶北關以雪不告之恨近者開原道密爲宰酋曉譬宰酋始與北關稍解今亦遣夷叩關乞款臣以歸我掠人太少駁行該道再議若使此酋尚可羈縻仍復北關甥舅之好以牽制東夷使不敢發難而東西之勢不得合則東

虜之謀可伐也。挿漢寧酋既不與我爲難，我得乘暇以修戰守之備，而又歸其奸細以諭奴酋，謂爾酋實忠順，而此人妄行離間，歸爾誅之。以明爾二百數十年款附之誠。奴酋既見釁，無可乘，謀復先覺，則其氣自沮，而東虜之謀可伐也。然而自勝，人之道實不出臣前疏所言。

勅問當事圖上方略者，近是若智不出此而徒敵焉，與西虜從事則強敵在前，有折衝之痛，狡酋在後，有掩襲之虞。臣實不知遼之所終矣。臣嘗

歎今日中外事體，好博虛名而受實禍，不問情實如何，但存體面及其事難卒業，又不難貶體以徇之，併其虛名而有所不暇顧。今邊臣諱戰久矣，忽得遼左出塞一戰，正宜藉是以揄揚

武功，震疊虜衆，而臣又爲是解釁息爭之說，似不可以爲名。然而究竟實不出臣言所料者，卽如近日覆勘疆界一節，臣思釁不可啓，禍不可速，已棄之地既難以徑與東夷爲辭，又恐以亟圖恢復開隙，第云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退。



還者而爲是姑徐、云爾之說至於碑文辱我  
中國於體宜毀加賞原爲存地、去賞存於體宜  
革此則所謂名者亦稍、存之雖待夷狄之術  
或不宜屑、計較而所以存

中國之法待

中國之人者自不得不出於此乃當事猶以未建  
萬全之策而輕挑犬羊之怒爲非計其慮禍甚  
近其憂患甚遠臣甚服之而亦自疑其虛名爲  
不足顧也者夫虛名而果不足顧也則無爲侈

言絕漠深西虜之覺以爲東虜資而講求所爲  
萬全之策斯可矣事有緩急禍有淺深伏惟  
聖明亟下該部而酌審進止焉緣係狡酋近狀叵測  
乞酌東西情勢審進止以伐虜謀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嚴尚謹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